

寂境

看見郭英聲

郭英聲 著

黃麗群 採訪

樹子 怕熱

黃麗群

0 0 8

昨日當我少年時

父與子

車京灰色物語

你好，親愛的明信片

我的母親

台灣，台灣

昨日當我少年時（一）

昨日當我少年時（二）

0 0 4
0 2 6
0 1 6
0 5 0
0 5 6
0 7 4
0 8 0

人在巴黎

灰天空下開的花

午夜狂奔

人在巴黎

日後所有的事會發生

旅館中的男女

0 9 6
1 0 2
1 0 6
1 2 6
1 3 4

時間裡的痛

1 4 0

從前從前，曾有這樣一個男人

孤獨的我的表情

從前從前，曾有這樣一個男人

關於我的八個關鍵字（一）

關於我的八個關鍵字（二）

我終於習慣了世界

子與父

1 6 6
1 7 2
1 8 8
2 0 2
2 1 0

寂境

英聲的世界

這片出處的雲——郭英聲和他的攝影作品

色彩的不斷尋尋

期待熱情出寂境

寂境

原點——讀郭英聲

藏身於野，靜靜獨行——草一

申學庸
雲華高／譯
吳泓
林懷民
蔣勳
張正霖
陸寧之
2 3 0
2 5 4
2 5 8
2 6 6
2 7 0
2 8 6
3 0 0



人在巴黎

哎，巴黎的事講不完。太多了。

一九七五年我剛到巴黎，房子還沒找到，借住在朋友第十八區的倉庫。

那是聖心堂底下的老巷子老房子，鄰居是便宜的紅燈戶。如果從外面透過圓圓的窗子往裡看，會看到裡面住了十幾個各色人種的女孩子。

生意好的時候，客人在外面排隊。

我在那裡住了一個多月。他們很親切，反而是我有點彘扭，大概當年他們看到亞洲人都以為他會功夫，所以客氣一點。好比我七〇年代去摩洛哥，整個沿海小鎮都叫我 Bruce Lee。

幾個朋友知道我住那邊，開我玩笑，但它真是個有巴黎味的地方，就是洗澡上廁所太麻煩。當年巴黎一間公寓，三、四十坪大，還不一定有浴室，有人開玩笑說法國人不愛洗澡，似乎是真的。洗澡得付錢去公共浴室。住的條件差一點連廁所也要共用，譬如說七層樓的房子，在一、三、五樓才有廁所。

我買垃圾桶自己燒熱水洗澡。有些人懶得出門上廁所，就尿在礦泉水瓶往窗外倒，反正一下雨就沖掉了。法國還有很多人在洗臉台小便。

後來我在十四區找到間小房子，竟然有個小澡間。哇。這點小事我就開心得不得了，然後搭個露營的小瓦斯爐，四菜一湯都做出來了。當然還有家裡寄來的大同電鍋。

一開始去巴黎，一心想念電影，根本沒想過拍照。先上語言學校，短時間裡學了一堆藝術理論，暈頭轉向。然後是分組練習拍電影，我也很少參加。

不知道為什麼跟同學們搞不在一起，大概因為都是各國留學生，很多人跟我一樣不太會法文。老師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放放水。法國人念書就是一直講話講話講話，老師也很少教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講個不停。

所以我那張學生證到最後最大的用處，就是看電影買學生票，省錢。

當年台灣去的人不多。我到巴黎沒多久奚淞就離開了，蔣勳不到一年後也離開了。除此之外就是一大群學美術的中國學生。

我愛去音樂會、咖啡館、小餐館，繞來繞去的，到處跑，到處搞事。

那年代巴黎好看的事情實在太多，不東張西望是有點可惜。我曾經住在一個地方，窗戶打開就是羅丹的「穿睡衣的巴爾札克」，旁邊有家很有名的咖啡館Café

Stefan。我常常看起無極聞部灰色的保時捷過來，停在那咖啡館正門口。他最後一任太太Françoise開部小車子跟在保時捷後面，然後下車，兩個人親吻一下，坐在那裡喝咖啡。

潘玉良那時候也在巴黎，剪個妹妹頭，穿件旗袍，造型有老上海交際花的味道，也是特立獨行。還有時佩璞——他是誰？「蝴蝶君」真實故事裡那位中國男主角；他假日在十五區一間中國餐廳裡教戲、票戲，非常受法國人歡迎。當時「蝴蝶君」的案件還沒鬧出來。

佐川一政當時也在巴黎，我們還一起在大學餐廳裡吃過幾次飯。那時學生餐廳也很有趣，門口常常有流浪漢聚集——因為好心的學生會把吃過飯的托盤給流浪漢，流浪漢手上有這托盤，就可以再進去拿點洋芋、麵包。流浪漢還會把法國麵包放在公共廁所窗戶的出風口——因為，一個晚上之後，那個麵包就會有一點起司的味道……。

有一次我去學校，他們說有個區被警察封鎖了。我第六感很強，知道這個一定要

拍電影，就跳課跑去偷看。兩、三部消防車在噴泡沫當雪景，一看，楚浮在那裡。

Peter Sellers也碰過，當時他正在拍電影「福滿洲」(Fu Manchu)，找了幾個華裔畫家做布景和美術，大概因為我這人比較活潑，東拉西扯的被找去教他中文。其實就是中午到片廠找他一起吃三明治，喝杯咖啡，錄音師用專業的設備，幾個句子錄下來，例如：「請給我一盤雜碎。」就這樣，賺兩千塊法郎。我那時候房租一個月才兩百塊。

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女性，成舍我的女兒成之凡。成之凡很早就到法國，嫁給一個法國建築師，還曾經參選過法國總統，是個非常奇特的女性。她的畫面就精彩了：她住在郊區，但不會開車，每到市區就坐地鐵。然後永遠從盧森堡站出來，穿一身博物館裡才有的全套正式古裝，然後戴頂帽子。

所以偶爾你就會看到，盧森堡地鐵站有個出土文物似的女性，慢慢地慢慢地，從地下慢慢的浮上來，出現在地球表面……。

有點像《天寶遺事》是嗎？

現在的我已經沒有巴黎的地址了。這個時代流行的是全球化而非巴黎的漫遊者。

可是如果你曾跟我一起看過七〇年代的巴黎。

我很希望每個人都能看一眼七〇年代的巴黎……。

套個馬奎斯的句子：「那時世界很新，許多事物沒有名字，提到時，需用手指。」

我的手似乎一生都指向巴黎。







那個男人帶著我們在圓環附近的小巷裡穿梭，鑽來鑽去，最後進入一個小房間。很爛的地方，煙霧瀰漫，裡面有十幾個人，每個人抽菸，大家看起來都很頂。前面一塊簡單的螢銀幕，還有一台8mm的放映機，發出「達達達」的聲音……。最好笑的是，你會發現每個人都是一邊看前面，一邊回頭看後面。這有兩個目的，先看有沒有警察便衣來臨檢？沒有？太好了，那等下就可能發生精采的事情了。

我們臉皮薄還會不好意思，那些糟老頭們全都擠到第一排，接著電影開始了，畫面很不穩定，看不出什麼名堂，沒多久還發出「碰」好大一聲，好像有人丟炸彈似的，然後銀幕暗下來，慢慢變黃，整個熄掉了。8mm放映機的燈泡也熄掉了。大概就是底片起火，以前舊的硝酸鹽底片十分易燃。

大家就統統跑出去，那男人就站在門口，衰衰的，一個一個把錢退給大家。

那是我第一次帶點犯罪的心態去做冒犯規矩的事。結果，也沒完成，什麼都沒看到。只看到銀幕燒掉。

那可真是連幹點壞事都可能變成荒謬劇的時代啊！

• • •

我初中開始玩樂團，也沒跟誰學，自己慢慢摸索，慢慢慢慢就會了，當然那年代玩樂團在「大人」來看也不是什麼好事。跟我一起玩的都是外面的人，在唱片行、樂器店認識的年輕人，年紀都差不多，大家聊一聊招一招，就組樂團了。

我花很多時間在練團、唱歌，有時在我家，有時候在朋友家，有時候在樂器社。早期很窮，一開始用很爛的琴，真的很爛，也不記得怎麼搞到琴的，就記得Amplifier在光華商場組裝，常常壞了沒錢修。雖然說器材都很爛，也都是台幣一、兩千塊的事，在六〇年代也不是小數目。我記得那時候有個朋友賣一把很好的Gibson，開價兩百塊美金，沒有人買得起。當時覺得有一把日本Tasio的琴，不得了，那就到頂了。現在送給我，我大概也不太想要，這樣說起來長大也是有長大的好處吧……。